

论现代外来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衣玉敏

(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南京 210038)

摘要:现代外来语进入汉语后,对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外来单音成分的语素化、汉语词语的词缀化和汉语句法结构的改变三个方面,分析英语和日语中的外来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关键词:外来语;语素化;词缀化;汉语语法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111(2011)03-0072-0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和国际社会交往的扩展,语言之间的接触也日益频繁。在现代汉语和外语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外来语,尤其是英语和日语中的外来语,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它们一旦进入汉语,又会受到汉语的影响和国人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这种双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来单音成分的语素化、汉语词语的词缀化以及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三个方面。

一、外来单音成分的语素化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和稳定的语言成分,所有的语言运用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来组合、衍生、运行的。现代汉语语素中单音节居多,外来语往往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完成由词语到单音语素的演变进程。

苏新春收集研究了16部新词语词典的30327条词语^[1],从中筛选出了876条外来语,提取出了所用汉字557个,其中记音汉字186个。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记音汉字演化为音义兼表的语素字和复音外来语凝固为单音语素的过程,认为外来单音语素的形成经历了这样的演化过程:

复音外来语→单音节式简化→独立运用;重复构词→单音语素的完成

苏新春还提出了两条鉴定标准:一是独立运用,二是重复构词。就是说,只有经历了上述过程的单音语素能够满足独立运用和重复构词这两条标准,才认定它已经是汉语的语素了,而不再把它看成是词语的简化形式了。从单音节式简化到单音语素是质的飞跃。

其实,周洪波早就提出过外来语语音成分的语素化问题^[2],只是他没有明确的提出语素化的演化过程和鉴定标准。在苏新春提取的186个记音汉字中,分为三种情况:一

是单纯的记音汉字,如“斯、尔、克、尼、拉、卡、士、激、罗”等等;二是处于语素化过程中的记音汉字,如“迪、模”等字;三是已经语素化了的汉字,典型的语素化了的汉字有“的、吧、啤、奥、秀、巴”:

(1)“的士”,译自英语的 taxi,从“的士”到“打的、叫的、拦的、面的、摩的”、再到“轿的、板的、的哥、的姐”,还有“几个人一部的”的灵活句法运用,说明“的”的语素化性质基本形成。

(2)“奥林匹克”,译自英语的 Olympic,缩略为“奥”,在30327条“新词语集”中,带“奥”字的共有25条,有22条表示的是“奥林匹克”之意,如“奥班、奥技赛、奥赛、奥申委、奥申意识、奥委会、奥运会、奥运战略、残奥、冬奥会、国奥队”等等。随着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申办成功,语素化了的“奥”字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吧”,译自英语的 bar,指西餐馆或西式旅馆中卖酒的地方,在语素化以后,它不仅构词能力增强,还扩大了语素的意义,成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提供某种服务的小型公共场所”的意义。如“吧娘、吧女、吧台、餐吧、茶吧、迪吧、电脑酒吧、街吧、酒吧、泡吧、书吧、陶吧、玩吧、玩吧人、网吧、西吧、氧吧、侏儒酒吧”,还有现在各地出现的“话吧”和“喝吧”(卖饮料的小店)。

(4)“秀”,译自英语的 show,首先由台湾人使用,后来进入共同语中。它构成的词有“出口秀、媚秀、模仿秀、脱口秀、秀场、选秀、泳装秀、作秀、现场秀、颠球秀、极限明星秀”。还有单用增多的趋势,如“秀给你看、秀一下、这下该你秀了”。

(5)“巴”,译自英语的 bus,构成的词有“大巴、小巴、中巴、双层大巴、豪华大巴”等。

(6)“啤酒”,译自英语的 beer,“啤”已经语素化,可以

构成“干啤、散啤、青啤、鲜啤、扎啤、哈啤(哈尔滨啤酒)、啤标(啤酒的商标)”等词。

另外,译自英语 coffee 的“咖啡”的缩略形式“咖”,也有语素化的趋势,比如它可以构成“奶咖、清咖、黑咖”;译自英语 model 的“模特”,也缩略为“模”,构成“名模、男模、女模、散模、车模”等词语。还有译自英语 shampoo 的“香波”,也已经有缩略为“波”的趋势,因为最近又出现了“浴波”,显然是把“波”作为了一个固定意义,从“香波”类推出来的。还有译自英语 shirt 的“恤”,最早出现在“T 恤”中,近来又有模仿“T 恤”出现的“恤衫、富绅恤”和“豪士恤”,显然“恤”也有了语素化的趋势。“咖、模、波、恤”等正在单音语素化的演变进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确定它们最终能否进入汉语语素系统。

此外,还有外来语中的字母语素化的问题。因为字母和汉字在形式上差别很大,字母语素化的进程似乎要比记音汉字语素化的进程困难得多。就目前使用中的字母词来看,只有源自日语的“卡拉 OK”有这种趋势:“卡拉 OK”是一个四音节的外来语,在“我们去卡拉 OK”中,它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充当了一个句子成分,在“我们去 OK”中,缩略成“OK”后仍是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到“我们去 K 歌”或“我们去唱 K”中,又缩略为一个音节“K”。由“卡拉 OK”到“K”,完成了复音节外来语向单音节外来语的转化,可以独立使用,有了充当句子成分的要求。苏新春认为这时还不能认定“K”是一个单音语素^{[1]556},因为表示“卡拉 OK”意义的“K”只出现在“唱 K”中,即没有一定的“复现率”,也就是没有重复构词的能力,说它是语音的缩略形式较为恰当。他认为像“K”这样的字母最终难以成为汉语语素。

但是,我们认为“K”不仅出现在“唱 K”中,我们也经常说“K 歌、去 K 一下、去 K 一个晚上”。复旦大学的 BBS 上还出现了“我们都是 K 歌之王、信息学院研究生 K 歌之王大赛”之类的说法。既然“K”既符合独立使用的条件,又有重复构词能力,就应该承认“K”已经语素化了。诚然,单个字母不可能与某个具体意义建立起稳定的对应关系,但是现在“K”和“卡拉 OK”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又符合上面的两个条件,就应该承认“K”的语素地位。至于字母最终能否作为语素进入汉语词汇的最底层,现在看来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另外,还有借用数学上的符号来表达很多次的“N”或者小写的“n”,经常组合成“N(n)次、第 N(n)次、N(n)遍、N(n)天、N(n)个”等词语,说明这个字母也已经语素化了。

二、汉语词语的词缀化

我们都知道汉语属于孤立语,形态变化不如屈折语那么丰富,这并不是说汉语就没有词缀。

事实上,不仅现代汉语有形态标志,古代汉语也是有的。事实证明,古代汉语不仅有形态标志,而且有叙述形态标志的理论。刘熙早在公元 2 世纪就提出了“子”表示

“小称”的语法意义,这在世界语言史上也是很可贵的见解。宋代的洪迈肯定“老”为助语,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这实际上表现了他对前缀的看法。清代翟灏对词头和词尾的研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汉语的多种构词方式中,词缀法受英语影响最大^[3]。在赞同这种观点的同时,刘英凯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的词缀化倾向是英语的词缀化倾向所致^[4]。例如:汉语前缀“非、反、不、超”分别源于英语前缀 non-/ir-/in-/un-/de-、un-/anti-/counter-/re-/ab-、il-/un-/dis-/im-/dis-/ir-、supra-等。

汉语的词缀多数都是由实词虚化变来的,近几十年来吸收外来语的表达方式,词头增加的比较,而新增加的词缀都是从词变来的。词变成词缀的关键是词义虚化,以至完全失去词汇意义,表示新的语法意义,同时具备新的语法功能。吴东英认为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势^[5],词缀法是在现代汉语里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构词类型。

另外,日本人吸收印欧语言中的-ness、-hood、-fication、-ization、-tic、-al 等结尾成分创造出了与之对应的“-性、-度、-化、-的”等之类的结尾成分,汉语把这些结尾成分借用过来,或者利用这种构词法创造出新词来,它们构成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如:

化:田园化、生活化、法制化、正规化
性:开放性、准确性、可塑性、伸缩性
度:硬度、浓度、湿度、热度
的:偶然的、必然的、公开的、秘密的

综上所述,受到英语外来语和日语外来语的影响后,现代汉语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词缀化形式。

三、外来语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

外来语也深刻地影响着汉语的句法结构,只是这种影响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6]。通过以下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外来语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

(1)日语的“……中”,表示某个动作或某件事情正在进行的持续状态,常用于“营业中(正在营业)、御饭中(正在吃饭)、勉强中(正在学习)、放送中(正在播放)”。而汉语中用“正在……着”或“……之中”来表示这个意义,显然用“……中”表达更简洁。现在看到很多店铺的门口在营业时间会挂上“营业中”的牌子,在休息时间会挂上“休息中”的牌子,公司会议室内开会时门口挂上“会议中”的牌子,我们已经不觉得新鲜了,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日语语法的影响。

(2)日语和汉语都有偏正结构的短语,在定中结构的偏正短语中,汉语通常用“的”,带有古汉语味道的则用“之”,而日语用“の”。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用“の”结合偏正短语的用法,如“美丽的岛”、“幽静的山庄”、“鲜的每日 C”系列果汁等说法,这是日语语法词的渗透。

(3)大学校园里 BBS 上的语言最能表现出时下的流行语。先看下面几段话:

……听说 75 分才算及格,偶刚考了门 74 分,郁闷

ing……

……有一次和我们看了一次录像,然后连续看了一周,他说他高中三年从来没看过,心酸 ing。

——引自复旦 BBS(2004-03-16),研究生生活版
站庆是不是很好玩啊……向往 ing

……无限想撞墙 ing……

哈皮 ing(一则帖子的题目,即 happying)

——引自复旦 BBS(2004-04-06),研究生生活版

其中,“-ing”很明显是从英语中直接借用过来的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词尾。

4)“in”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字里行间,例如“打造最 in 的发型;编织出最 in 的时装;春天到,纤体自然是最 in 话题”。“in”是“in the fashion”的缩略,要表达“最时尚”的意思,应该用“最 fashion”,但是,汉语却选择了“in”,在词语搭配上,也突破了副词不能修饰介词的局限,于是就有了“最 in”的用法。

在这些用法中,“……中”已经看不出外来语法的迹象了,而“の”、“ing”和“in”的用法,一看就知道是外来的,人们使用这些表达方法,多少也是因为有些新鲜感,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但是它们想要真正进入汉语语法系统,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至少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检验。

四、结束语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英语和日语

外来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也是比较深入的,并且仍然在不断地影响着汉语的方方面面,对此,我们不仅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它们,还应该清醒的认识,在保持我们的语言文字纯洁性的同时,不断使她丰富起来。

参考文献:

- [1] 苏新春. 当代汉语外来单音语素的形成与提取[J]. 中国语文, 2003(6): 549-558.
- [2] 周洪波. 外来词语音成分的语素化[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4): 63-65.
- [3] 谢耀基.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M]. 香港: 光明图书公司, 1996.
- [4] 刘英凯. 汉语和英语的共有词缀化趋势: 文化涵化的镜像[C]//中国第三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研讨会, 1999: 11-12.
- [5] 吴东英. 再论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J]. 当代语言学, 2001(2): 81-89.
- [6] 郭鸿杰. 从形态学的角度论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4): 104-108.

(责任编辑 张佑法)

(上接第 50 页)

参考文献:

- [1] Mikhed V, Zemcik P. Testing for bubbles in housing markets: a panel data approach[J].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9, 38: 366-386.
- [2] Bramely G. An affordability crisis in British housing: dimensions, causes and policy impact[J]. Housing Studies, 1994(9): 103-123.
- [3] Breitung J. The local power of some unit root tests for panel data. In B. Baltagi (Ed.), Nonstationary panels,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dynamic panels,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2000, 15: 161-178
- [4] Case K E, Shiller R J. Is there a bubble in the housing market?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3(2): 299-342.
- [5] Gallin J.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 prices and income: evidence from local housing markets[J]. Re-

al Estate Economics, 2006, 34: 417-438.

- [6] Gan Q, Hill R J. Measuring housing affordability: looking beyond the median[J].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009, 18: 115-125.
- [7] Hsieh L M. Housing price, affordability, tenure choice, ownership rate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Report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roject (in Chinese), 1996.
- [8] Im K S, Pesaran M H, Shin Y.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lsevier, 2003, 115: 53-74.
- [9] McCarthy J, Peach R. Are home prices the next bubble?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4(10): 1-17.
- [10] 赵昕东. 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基于 SVAR 模型的研究[J]. 经济评论, 2010(1): 65-71.
- [11] 唐志军, 徐会军, 巴曙松. 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J]. 统计研究, 2010(2): 15-22.

(责任编辑 张佑法)